



俗云:“三岁看大。”童年是生命的底色,为终生打上印记。故此,经典作家或直接抒写自己的童年,或在作品中流露出童年的影子。那么,教书育人的郭娟老师,其“麻个溜儿的童年”中,有着怎样的情致呢?

首先是一种“人来疯”的童年。每逢有客人来家,孩子们不宜吵闹,而小小的郭娟,竟在炕上折跟头、拿大顶,率真自然,天性飞扬,不惧将满屋人的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

童年的她是个“假小子”,留着男孩子一样的短发,冬天“上大冻”以后,在河面上撑筏排子,以力量和速度制造快感,在风驰电掣和偶尔的仰手翻中获得满足。如此这般,竟可以不吃不喝地在冰上玩儿一整天,可以想见其脾性之“野”。

七岁上学才开始留头发,恢复女孩模样。她上面有四个姐姐、一个哥哥,类似老电影《五朵金花》里的人物配置。其家中的热闹,自然包括恶作剧和欢乐,也是可以想象的。过日子总有“勺碰锅沿”的时候,作者恩爱一生的父母,也有互相怄气的时候,为哄母亲开心,郭娟和几个姐姐会在炕上嘻嘻哈哈地呼喊:“打倒爸爸!”

每到除夕上午,大姐用火剪子依次给妹妹们烫头发。小郭娟满头卷发,酷似洋娃娃,身为姑娘的爱美意识也开始苏醒。作为家中最小的女孩子,她的童年可以说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麻个溜儿的童年》是一部“词典式”的散文集,《刺挠》《狼狗柴狗烧火》《胡吃海塞》《得楞》《闲白儿溜大堆儿》《二巴巴》……由乡俗俚语引出一个历史掌故,一种地域风情,一段童趣和民间传说,甚或一个鲜活的人物和故事。有些乡俗俚语后面还会附上精辟的议论,堪称点睛之笔。

网络上调侃现代社会“写书的比读书的多”,这自然导致出书难,出版业竞争激烈。中国作协社联部、中国散文学会联合中国文联出版社,从全国选编并推出了30本“值得推广的好书”,定名为《新时代散文大观》。编委们千挑万选,最终从海量的编辑组稿、名家推荐和自荐稿中,选中了《麻个溜儿的童年》。郭娟自己投寄,表明了一种自信,而能够“一投即中”,证实了书稿的质量和编委们的公正。

人们喜欢说现代社会变化剧烈,三五年或十来年就是一个时代。譬如,忽而“闪婚”,忽而“闪离”,还在一窝蜂拼命争文凭,却又传“海龟”送外卖了……而此书是作者写自己的童年,是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的事情,却有一种活色生香、原汁原味的生活质感。家长里短,轻言妙语,琐言不琐,清丽自若,能给人带来阅读上的愉悦,

并勾引起读者自己许多童年回忆。在《老么咋咪眼》一章中,写了眼睛里“有玻璃花”这样的人。“玻璃花”一词用得妙,小时候就见过这样的眼睛,当时不知这是患了什么眼疾,该如何描绘。记得还在农村集市上见过鼻孔长满息肉的人,至今一想起来还替人家堵得慌。现在很少能见到这样的人了,或许是因为文明的进步和医疗的发达。

成就郭娟“麻个溜儿的童年”,离不开地域环境。她出生在郭黄庄,后又搬迁到人口稀少的海河湾村,之后又在双港镇置房定居。她成长的地方一直是“水网纵横、田地广阔、树木繁茂,河里捉鱼、渠里捕虾”的北方鱼米之乡。她的父亲是老师,虽生活在农村,却是非农业户口,因而得以随着父亲工作调动,举家多次搬迁。一次次的迁徙,丰富了作者童年的色彩,拓展了视野,让她有机会接触形形色色的人,也得以既熟悉农村,又了解大城市……写作的基础在于感受,多情、乡俗以及乡间的众生百态,都成为她创作的源泉。

每年天一冷,她就盼着到大河的冰面上滑雪或撑筏排子。但那时不能急着上冰,“非要等到大西北风鬼哭狼嚎般咆哮不停,吹得地动山摇的时候,大河的冰才会冻结实。冻出了冰花,一朵朵开在冰里,冰面下图案诡谲,线条神秘,越看越奇幻……”这才说明河面的冰冻得够结实了,经得住人们在上面随意折腾。也只有冰面上折腾过的人,才会有如此细腻的描述。

此书活泼多智,自成妙趣,得益于大量借用和提炼了民间口语。在那个物质匮乏,“听诊器、方向盘、人事干部、售货员”是社会上“四大牛人”的时代,她形容售货员总是“斜着眼看人”。这一描述,极精准地刻画出那个年代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这曾深深触动了作者幼年的心灵。

她清楚记得,能进副食店买东西,“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那时候哪有闲钱老买东西,即使什么都不买,进去逛一圈,短暂地置身于各种商品之中,也是一种享受。好不容易母亲给四分钱买了一根冰棍,刚咬一口就掉在地上,不捡起来心疼,捡起来又不能再吃,便守在旁边舍不得离开,直至冰棍化成泥水。这样的描述,令人心领神会。

形容村上一位旧文人,“跟社会不对付,跟村干部梗脖子”。两句话便勾勒出一个不能融入现实生活的旧文人的性格与命运。描写“屁婆子”二狗时,说他的屁能随心所欲,“指哪打哪”。他是作者的同学,后来竟成了村里致富的带头人,还认真管教自己的孩子,并扬言要让孩子成为当年学习尖子郭娟的学生。郭娟成为中学老师后,二狗之子竟真成了她的学生。于是作者在“二狗子”一章中调侃,二狗虽然擅长放屁,“嘴却像开了光一样灵验”。

语境清新,字里行间时有灵性闪耀,令人兴味盎然。譬如:村里老书记每到傍晚,就用高音喇叭向全村人训话:“吃完饭睡觉的时候,别瞎鼓捣!现在计划生育形势大好,千万不能搞破坏啊!别不生育瞎鼓捣就打孩子,弄得村里到处吱吱叫……”就这么几句话,写活了“计划生育”时代年轻力壮的农人们夜晚的生活状态。难得的是,作者用语不夸张,不讥讽,气蕴温婉。作家的才情,多体现在语言上,郁郁芊芊,发于笔端。

《麻个溜儿的童年》另一显著特点是,说人做事,真实而亲切,用白描刻画了诸多有趣的人物。作者写了强调计划生育的老书记,又重墨写了功德无量的接生婆,即作者的外婆,她是乡村“神仙一把抓”式的人物。接生无数,无一事故,作者和她的姐姐哥哥,都是由外婆接生到世间的。外婆脑子里还装着各种各样的偏方,方圆几十里常见的小病小灾,她都能医治。郭娟的外婆是农历三月初三辰时出生,三月初三辰时仙逝,享年84岁。据说当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下了一夜大雨。

过去那个时代,农村什么样的人物都有。作者写了一位手比嘴巧的木匠,成天闷头干活不出声,害得村上美女不得不在大会上公开示爱,才成就了一桩美好姻缘。也有聪明过头,嘴上格外能说的“白话蛋”,以及“吃嘛嘛不够,干嘛嘛不行”的“二拐子”。下地不顶钱,队里让他看场院,他却躺在柴禾垛上抽烟,结果烧了柴禾垛;让他看瓜,在瓜窝棚里跟一个外村人赌博,输掉了队上亩亩的西瓜……凡此种种,不拘不羁,简劲而丰富。

此书果然是“麻个溜儿”的,节奏明快,独抒性灵。文字干净清亮,多有精彩之笔。读罢余兴未尽,记下所感所思,借以恭贺该书问世。

2026年5月8日 草
该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于2026年4月出版

独抒性灵 余兴未尽

——读《麻个溜儿的童年》

蒋子龙



方鱼米之乡。她的父亲是老师,虽生活在农村,却是非农业户口,因而得以随着父亲工作调动,举家多次搬迁。一次次的迁徙,丰富了作者童年的色彩,拓展了视野,让她有机会接触形形色色的人,也得以既熟悉农村,又了解大城市……写作的基础在于感受,多情、乡俗以及乡间的众生百态,都成为她创作的源泉。

每年天一冷,她就盼着到大河的冰面上滑雪或撑筏排子。但那时不能急着上冰,“非要等到大西北风鬼哭狼嚎般咆哮不停,吹得地动山摇的时候,大河的冰才会冻结实。冻出了冰花,一朵朵开在冰里,冰面下图案诡谲,线条神秘,越看越奇幻……”这才说明河面的冰冻得够结实了,经得住人们在上面随意折腾。也只有冰面上折腾过的人,才会有如此细腻的描述。

此书活泼多智,自成妙趣,得益于大量借用和提炼了民间口语。在那个物质匮乏,“听诊器、方向盘、人事干部、售货员”是社会上“四大牛人”的时代,她形容售货员总是“斜着眼看人”。这一描述,极精准地刻画出那个年代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这曾深深触动了作者幼年的心灵。

她清楚记得,能进副食店买东西,“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那时候哪有闲钱老买东西,即使什么都不买,进去逛一圈,短暂地置身于各种商品之中,也是一种享受。好不容易母亲给四分钱买了一根冰棍,刚咬一口就掉在地上,不捡起来心疼,捡起来又不能再吃,便守在旁边舍不得离开,直至冰棍化成泥水。这样的描述,令人心领神会。

形容村上一位旧文人,“跟社会不对付,跟村干部梗脖子”。两句话便勾勒出一个不能融入现实生活的旧文人的性格与命运。描写“屁婆子”二狗时,说他的屁能随心所欲,“指哪打哪”。他是作者的同学,后来竟成了村里致富的带头人,还认真管教自己的孩子,并扬言要让孩子成为当年学习尖子郭娟的学生。郭娟成为中学老师后,二狗之子竟真成了她的学生。于是作者在“二狗子”一章中调侃,二狗虽然擅长放屁,“嘴却像开了光一样灵验”。

语境清新,字里行间时有灵性闪耀,令人兴味盎然。譬如:村里老书记每到傍晚,就用高音喇叭向全村人训话:“吃完饭睡觉的时候,别瞎鼓捣!现在计划生育形势大好,千万不能搞破坏啊!别不生育瞎鼓捣就打孩子,弄得村里到处吱吱叫……”就这么几句话,写活了“计划生育”时代年轻力壮的农人们夜晚的生活状态。难得的是,作者用语不夸张,不讥讽,气蕴温婉。作家的才情,多体现在语言上,郁郁芊芊,发于笔端。

《麻个溜儿的童年》另一显著特点是,说人做事,真实而亲切,用白描刻画了诸多有趣的人物。作者写了强调计划生育的老书记,又重墨写了功德无量的接生婆,即作者的外婆,她是乡村“神仙一把抓”式的人物。接生无数,无一事故,作者和她的姐姐哥哥,都是由外婆接生到世间的。外婆脑子里还装着各种各样的偏方,方圆几十里常见的小病小灾,她都能医治。郭娟的外婆是农历三月初三辰时出生,三月初三辰时仙逝,享年84岁。据说当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下了一夜大雨。

过去那个时代,农村什么样的人物都有。作者写了一位手比嘴巧的木匠,成天闷头干活不出声,害得村上美女不得不在大会上公开示爱,才成就了一桩美好姻缘。也有聪明过头,嘴上格外能说的“白话蛋”,以及“吃嘛嘛不够,干嘛嘛不行”的“二拐子”。下地不顶钱,队里让他看场院,他却躺在柴禾垛上抽烟,结果烧了柴禾垛;让他看瓜,在瓜窝棚里跟一个外村人赌博,输掉了队上亩亩的西瓜……凡此种种,不拘不羁,简劲而丰富。

此书果然是“麻个溜儿”的,节奏明快,独抒性灵。文字干净清亮,多有精彩之笔。读罢余兴未尽,记下所感所思,借以恭贺该书问世。

2026年5月8日 草
该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于2026年4月出版

即使什么都不买,进去逛一圈,短暂地置身于各种商品之中,也是一种享受。好不容易母亲给四分钱买了一根冰棍,刚咬一口就掉在地上,不捡起来心疼,捡起来又不能再吃,便守在旁边舍不得离开,直至冰棍化成泥水。这样的描述,令人心领神会。

形容村上一位旧文人,“跟社会不对付,跟村干部梗脖子”。两句话便勾勒出一个不能融入现实生活的旧文人的性格与命运。描写“屁婆子”二狗时,说他的屁能随心所欲,“指哪打哪”。他是作者的同学,后来竟成了村里致富的带头人,还认真管教自己的孩子,并扬言要让孩子成为当年学习尖子郭娟的学生。郭娟成为中学老师后,二狗之子竟真成了她的学生。于是作者在“二狗子”一章中调侃,二狗虽然擅长放屁,“嘴却像开了光一样灵验”。

语境清新,字里行间时有灵性闪耀,令人兴味盎然。譬如:村里老书记每到傍晚,就用高音喇叭向全村人训话:“吃完饭睡觉的时候,别瞎鼓捣!现在计划生育形势大好,千万不能搞破坏啊!别不生育瞎鼓捣就打孩子,弄得村里到处吱吱叫……”就这么几句话,写活了“计划生育”时代年轻力壮的农人们夜晚的生活状态。难得的是,作者用语不夸张,不讥讽,气蕴温婉。作家的才情,多体现在语言上,郁郁芊芊,发于笔端。

《麻个溜儿的童年》另一显著特点是,说人做事,真实而亲切,用白描刻画了诸多有趣的人物。作者写了强调计划生育的老书记,又重墨写了功德无量的接生婆,即作者的外婆,她是乡村“神仙一把抓”式的人物。接生无数,无一事故,作者和她的姐姐哥哥,都是由外婆接生到世间的。外婆脑子里还装着各种各样的偏方,方圆几十里常见的小病小灾,她都能医治。郭娟的外婆是农历三月初三辰时出生,三月初三辰时仙逝,享年84岁。据说当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下了一夜大雨。

过去那个时代,农村什么样的人物都有。作者写了一位手比嘴巧的木匠,成天闷头干活不出声,害得村上美女不得不在大会上公开示爱,才成就了一桩美好姻缘。也有聪明过头,嘴上格外能说的“白话蛋”,以及“吃嘛嘛不够,干嘛嘛不行”的“二拐子”。下地不顶钱,队里让他看场院,他却躺在柴禾垛上抽烟,结果烧了柴禾垛;让他看瓜,在瓜窝棚里跟一个外村人赌博,输掉了队上亩亩的西瓜……凡此种种,不拘不羁,简劲而丰富。

此书果然是“麻个溜儿”的,节奏明快,独抒性灵。文字干净清亮,多有精彩之笔。读罢余兴未尽,记下所感所思,借以恭贺该书问世。

2026年5月8日 草
该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于2026年4月出版

摘掉枯叶,拽下阳光,
让枝头上嫩绿金黄,
朗朗道一声:
我装下这个无奈的世界,
却不装!

心路

有一种路叫做忧伤:
你心情怆怆
就有一曲苍凉;
你情绪欢畅
就有一歌激昂;
你把心结珍藏
就有履痕生香。

这是什么路
这路到底多长?
一条心路无法丈量
一块心田只能守望。
当履印踩下第一行
心曲已融润在——
春光。

何为永远? (外二首)

姜维群



不装

有一种装,
疲惫愤懑内心藏,
却把假笑堆在脸上,
再涂上春风得意的张扬。

另有一种装,
人生当做伪装,
把一切装进去,
封上沉重,成就舒朗。

春,

梦,总有醒的时候,
数学难题,总有解开的时候。
“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没有归零的时候。

没有尽头的永远,
和永远的没有尽头。
没有尽头叫永远,
永远的别名是没有尽头。

把思念放在圆的轨上,
圆的别名没有尽头。
思念,没有凝固的时候,
一个永远循环的永远,
和永远的没有尽头。

天荒地老,江河倒流,
思仍悠悠,
海枯石烂,月蚀星朽,
念仍悠悠,
管他物理存在与否!

一声闷雷滚滚而来,宛如巨人的低吼,打破了夜晚的宁静。正准备睡觉的我,赶忙拉开窗帘。就在这时,一道闪电划破夜空,小院瞬间被照得如同白昼。我看见,在稀稀拉拉的雨滴中,一只小动物正鬼鬼祟祟地朝着鸡笼走去。它拖着一条半尺多长的尾巴,身形瘦小,神志狡黠——这不是黄鼠狼吗?

那年春天,为了满足孙子、孙女的好奇心,我从集市上精心挑选了八只鸡雏。起初,它们被安置在一个温暖的纸箱里,叽叽喳喳,可爱极了。两个多月转瞬即逝,曾经的“小绒球”羽翼渐丰,每只都有三四两重了。我又从网上购入一只粗铁丝编的鸡笼,长约一米半,宽、高近一米,上面搭着蓝色凉棚,放在小院的西南角。

在家乡宝坻区,人们习惯称黄鼠狼为“骚黄鼬”。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时常能看见它们。有时,大白天就能看到它们成群结队地在菜地里穿梭,一只只胆子大得很,敢与人对视。直到你踩着脚,扯开嗓子大喝几声“打、打、打”,它们才会“味溜”一下,一阵风似的跑掉。到了冬令时节,地里的青蛙、老鼠、蚂蚱等小动物都没了踪迹,骚黄鼬就开始明目张胆地入室“抢劫”了。

那时,我家的鸡窝搭在南房山下。有两次夜里,我刚迷迷糊糊入睡,就听到外面传来鸡叫声。不用猜,肯定是偷鸡贼来了。我赶忙披上衣服跳下炕,从灶台旁抄起烧火棍,大步跨出堂屋,一边高声叫骂,一边追。别看它个头不大,跑起来可比我快多了。情急之下,我把烧火棍使劲朝它掷去,可还是让它溜了。

这位来客,也不想让它伤害那些鸡。听到动静,骚黄鼬立马停住了脚步,一转身穿过铁栅栏,朝小区东侧的绿地飞也似的逃去。这时我才有些后悔,不如给它拿些吃的了。之后,我从储藏室找来一块苫布,仔仔细细地把鸡窝四周围好。如果知道还有骚黄鼬,我是敢用这种铁丝鸡笼的。据说,骚黄鼬是斜骨头,鸡蛋大的窟窿眼都能轻松出入,何况这个鸡窝的每一个网眼,都比鸡蛋还大呢!鸡窝围好之后,我仍然放心不下,又匆匆进屋,抓了一把孙子、孙女春节未做完的小摔炮,在院内噼里啪啦地摔了一会儿,清脆的响声在寂静的夜里传得很远。我想,那些骚黄鼬听到这响声,应该就不敢前来放肆了吧。

回屋躺在床上,我竟兴奋得睡不着了。我想起了那个在宝坻黄庄大洼偶遇三位“不速之客”的秋夜。

那天,万里高空如湛蓝的海洋,清新的稻香在风中飘荡。我和几位朋友在大洼游了多半晌,还参观了小靳庄。夜里,我们住进了箭杆河边的农家院中。

皓月当空,虫鸣蛙鸣。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品着农家饭菜,喝着浓烈老酒,我们仿佛坐在天宫瑶池的宝座上当起了神仙。一觉醒来,清晨的第一缕曙光恰好跃出天边,将整座农家大院染上了一层金黄。我迫不及待地穿衣起身,快步走出屋子。看到几位朋友与农家院主人正饶有兴致地围在院内水池旁,目光聚焦之处,是夜里悄然爬来的三位“贵宾”——一只野生甲鱼和两只青壳河蟹。

在我的印象中,河蟹恰如不羁的行者,向来热衷于上岸游历。记得十岁那年夏天,母亲与社员们在窝头河畔锄地,同样邂逅了两只闯入庄稼地的大个儿河蟹。盐水煮河蟹的鲜美滋味,至今仍是记忆中难以忘怀的一抹鲜香。

而甲鱼“离家出走”的趣事,我还是头一回遇见。虽然在阳光灿烂时,它们偶尔也会钻出水面,趴在岸边晒太阳,但是,稍有一点儿风吹草动,就会一个跟头扎进水里。别看它们长得笨手笨脚,任你动作再快,也难徒手将其捉到。2003年8月,我到中宣部干部培训中心进修学习。培训中心与

家乡的“不速之客”

张子堂



风景秀丽的八大处公园,仅有一墙之隔。几乎每天午后,我都要到里面逛一逛。园内绿树成荫,峰奇石怪,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穿园而过,水中游动着各种鱼类,偶尔还能见到一两只在浅水区的石头上晒太阳的甲鱼。

不请而至的三位“贵宾”,已被主人恭恭敬敬地请进水池。水池面积有六平方米上下,砖砌而成,四周和池底镶着瓷砖,中间堆着一座迷你石山。池中有三条一尺长的鲤鱼和五六条巴掌大的鲫鱼。那只甲鱼将脖颈深深缩进青褐色的壳中,却又按捺不住好奇,小心翼翼地探出半颗脑袋。它那金褐色的瞳孔,在晨光的轻抚下,闪烁着灵动的光彩。每当围观者的影子如乌云般掠过水面,它便惊慌失措地划动四爪,在水底激起细碎的浪花。我估计不用了两三日,待它适应了池中环境,就会恢复好的本性,即便你用木棍轰它,它也未必不理睬呢。两只青壳河蟹倒是胆大包天,如同威风凛凛的大将军,举着紫褐色的螯足在水藻间横行无忌。一位朋友特意找来一根木棍,轻轻敲打

彩霞比我大三岁,因留级成了我的同班同学。她身体壮实,两条辫子总梳得歪歪扭扭,脸蛋又白又圆,鼻梁旁有两颗痣,紧挨着,远看像只停落的小飞虫。

上小学后,学校离家很远,要穿过两个村子。我们六个女生每天结伴步行,其实就是屁颠屁颠地跟在彩霞身后。一路上,总有人叮嘱:“彩霞,看好她们!”说这话的或是我们的家长,或是教过我们的小学老师。

我们走到学校要一个小时,彩霞总说:“太远了,得抄近道!”我们取当她说着玩,直到有一天,她真找到了一条近道,是沿着斜穿两个村子的铁路走,能省去15分钟。这条路远离民房,周围是田地旷野,很荒凉,尤其铁道在两村交界处有个大拐弯,我们叫它“铁道弯”。弯的外侧还好,各色野花肆意绽放,在春天,野地黄、蒲公英一片黄一片的,覆满了路基的斜坡,真好看。从这里还能看到远处的两三户人家。可弯的内侧却是一片坟地,每次路过,我们都下意识低着头,屏住呼吸,放轻脚步,谁也不敢掉队,好在每次都是彩霞断后。即便如此,我们走到这里还是不免心里发毛,可是越不敢看,越忍不住用余光偷看一眼。

那天阴天,风裹着雾气,凉飕飕的。我们远远看见,“铁道弯”多了两根杆子,在风中猎猎作响。那是一座新坟,幡下的草从里传来“扑棱扑棱”的响声。我想到老人们讲的故事,一紧张,打了个冷战,一个趔趄差点摔下路基,伙伴拽着我胳膊的手也在发抖。我们不禁加快脚步,快走变成小跑,斜挎的布书包撞得身体,里面的铅笔盒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我们一口气跑上老正,才喘着粗气回头,却没想到彩霞,定睛一看,她正在新坟旁的草从里,一蹦一跳地追着什么,好一会儿,她才捧着什么东西跑过来。她的鞋子、膝盖上全是泥,头发上还沾着纸屑,样子滑稽,脸上可笑开了花。原来,她捉到一只漂亮的鸚鵡。

她把鸚鵡的翅膀叠在一起用牙咬住,腾出一双满是泥污的小脏手,解开装饭盒的网兜,将鸚鵡塞进了网兜里。就这样,彩霞把鸚鵡带进了教室。她坐在最后一排,没人注意。第一节是她最不擅长的英语课,她听不懂就逗鸟,可玩着玩着,鸚鵡突然飞了出来,就在鸚鵡飞出的瞬间,彩霞也飞速地登上课桌,边追边嘴里小声嘀咕着。这下教室里可热闹了,彩霞在课桌上迈来迈去,同学们拍手大笑,那只脚上缠着网兜的鸚鵡,在教室里惊恐地飞来飞去。

英语老师气得摘下眼镜,皱着眉头拍桌怒吼,可还是压不住四十多个学生的吵闹。动静太大影响了隔壁班的学生,从我们教室的窗缝、门缝,探进来几十个好奇的小脑袋,直到鸚鵡挣脱网兜,从门缝飞出教室,这场闹剧才算平息。下课铃响起,彩霞被叫到了办公室。

那时候,我们都从家里带午饭到学校热着吃,偶尔会改善一下,去学校对面的粮店窗口买一套五毛钱的馒头夹粉肠。窗口前人多得挤成一团,我们这些女生根本抢不上,这就轮到彩霞大显身手了。我们将钱递到她手里,她毫不畏惧地冲进人群,顺着缝隙钻进去,在人堆里三转两转便挤到窗口前,把手往上一举,喊着一份、两份、三份……不管周围的人说什么,她都装听不见。

因学习成绩实在不行,彩霞没上完初二就辍学了。二十二岁时,她就结婚了,不用上班,丈夫的收入足够养活她,日子也算过得自在。每当路过她家小院,总能听到她夸张的大嗓门,我们都习以为常。

等到我结婚时,她已经是六岁孩子的妈妈了,便以过来人的身份忙里忙外。别看她学没上好,却懂很多婚嫁娶的礼数,就连穿上婚纱后先迈哪条腿走路,她都能说出一套道理。同学们开玩笑,要给学生时代老师对她“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评价翻案。

我出嫁后,与大家见面的机会少了。过了几年,同学小聚,彩霞却没来。我这才得知她离婚了——丈夫嫌她性格粗放,连孩子都不让她见,怕孩子跟她学坏。我为她不平,同学却调侃我:“别杞人忧天了,她生存能力多强啊,啥活儿不敢干?不愁挣钱。”我虽不同意他们的说法,但得知她生活已有着落,便放下心来。后来又听说,彩霞搬回娘家去住,父

又见彩霞

江芝梅



母都不在了,弟弟妹妹也都各自成家,她一个人住着父母留下的两间房。

那年中秋,我回娘家,想着彩霞一个人过节冷清,午饭后,便带了些水果去看她。我推开虚掩着的院门喊了一声,屋里立刻传来“咣当”一声,像是铁盆掉在地上的声音。没等我走到门口,彩霞匆匆从卧室里迎了出来。开门的瞬间,一股浓郁的脂肪香味扑面而来,她裹着一件粉色大睡袍,扣子错落了位置,显得邋邋遢遢,头发用旧皮筋随意挽起,一脸湿湿的头发黏在额角,一脸浓艳的妆容,口红涂得很随意。本就厚厚的嘴唇显得格外夸张。

彩霞见到我感到很意外,说了句“你放假啦”,便只剩下尴尬的憨笑。我打趣她:“怎么这副打扮,闲着没事还化妆,自恋呀!”她只会手足无措,低下头用手挡着脸,另一只手撩起袖子擦着嘴角溢出的口红,始终没敢正视我。我反倒有些不自在了。我想问她孩子的情况,怕她伤心,想问她过得好不好,又觉得像没话找话,正不知该找什么话题时,一阵凉风撞开了卧室门,午后的阳光透过门玻璃,映出一个男人的身影。

彩霞先是吃惊,随即尴尬,而后反倒坦然了:“我能干什么?靠什么吃饭?谁让我笨,读不好书,不像你能上大学,吃皇粮。”我急着劝她:“你才三十来岁,日子还长着呢,干点啥不行!”可无论我怎么劝,她始终一言不发。

几年后,彩霞搬走了,听说又结婚了。可嫁到哪儿,丈夫对她好不好,没人知道。早些年我们还偶尔提起她,后来便渐渐淡忘了。

一晃二十多年,随着城市化推进,方圆几个村子的人都搬进了城里,老家成了风景优美的生态园。我们几个发小时常相约去郊游踏青,想家了就回“家里”看看:彩霞家的旧址成了一片马莲花海,我家老宅则种满了紫槐花。我们还特意去了“铁道弯”,弯的外侧依旧是粉黄交织的花,路基的坡度缓了许多,花草蔓延得很远;内侧早已变成绿油油的稻田,再没有了住日的景象。

城里周末有集市。今年春节前夕,我和先生去赶集。腊月的集市占据了整条街,人们摩肩接踵,商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春联、吊钱、窗花、灯笼,烘托出红红火火的年味,糖果、衣物等,堆满了集市,热闹非凡。

一对夫妇在丁字路口支起甘蔗摊,一辆半新的小卡车装满甘蔗,还有十几根挂着白霜的紫皮甘蔗靠在旁边。女人穿着长条脚裤,裹着蓝色的防寒服,头裹在兔毛边帽子里,抽绳系得紧紧的,只露出巴掌大的五官;男人看上去六十岁左右,个子不高,憨厚麻利,负责称重、出货、削皮、榨汁,脚边堆着一大堆甘蔗皮。女人大声吆喝,收钱,冻得通红的手里,捏着一沓零钱,两人配合默契,生意红火。

“伯伯,拿一根,削皮剥开!”一个小伙子喊道。男人刚要动手,女人就接了话:“一根哪够?年三十儿谁家不摆甘蔗,甜蜜蜜,节节高,多吉利!多来两根,我给你挑好的!”边说,边从车上抽出两根秆粗长的递了过去。那声音、那动作,还有那双手,太熟悉了——是彩霞!我往前挪了几步,看清了她鼻翼旁的两颗痣,果然是她。我裹得严实,知道她认不出我,也没上前打搅,一来看她正忙,二来怕勾住往日的尴尬。她三言两语就劝小伙子买了三根甘蔗,还不不停地嘱咐:“拿好喽,回家摆厅里,保你来年顺顺当当!”

望着彩霞忙碌的身影,我感慨万千。这不就是当年那个在坟地里蹦来跳去,登上课桌抓鸚鵡,帮我们抢午饭的彩霞吗?原来她一直没变。

我没有打扰她,悄然离开。华灯初上,万家灯火里升腾着烟火气息,我知道那里有彩霞的家。她已把过往的往事,悄悄埋进了柴米油盐,想必她现在的日子,已经过成她手里的那些甘蔗,节节甘甜,岁岁安顺。

本版题图 张宇尘

动物!”我听了,向他解释道:“宝坻乡下常有这种动物,而且我在城区也遇见过它们。”

一晃十多年过去,我发现刺猬在宝坻城区里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由于树木和草地的增多,家族越来越兴旺了。前些年,邻居养了两条威风凛凛的大狗。每到夏季,他家小院便会变为硝烟弥漫的“战场”。透过铁栅栏,我目睹过令人揪心的场景:两只大狗见到擅自闯入自家领地的刺猬,如同猎人见到寻觅已久的猎物,兴奋地围着刺猬不停吼叫、打转;而刺猬则慌忙地把自己紧紧蜷成一团,身上的尖刺根根直立,好似锋利的钢钉。老话说:“狗啃刺猬——没处下嘴。”可现实却无比残酷,每次来串门的刺猬,几乎都被大狗抓咬得遍体鳞伤。这时,我的心也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紧紧捏住,怪那刺猬弱小无知,怨那两条大狗无情。

前年一个凉风习习的夏夜,一位喜欢饭后散步的朋友,走进宝坻城区内的窝头河公园。忽然,他发现了一只小刺猬,也正像他一样慢悠悠地在草地里踱步。那圆滚滚的身子就像一个毛球,黑豆般的眼睛在灯光下亮晶晶的,充满对周围事物的好奇。听到响动,它的眼神立即转为惊恐,悄悄竖起身上的尖刺,让人看了就忍不住心生喜爱。朋友见了赶忙掏出手机,“咔嚓”一声,将小刺猬憨态可掬的样子定格下来。不仅如此,他还诗兴大发,当即为此张照片配诗一首:“夜色灯昏树影深,自游曾遇自游人。眸光似是初生仔,不怒不逃嗜笋鲜。”之后,他便将照片和诗分享到了朋友圈,立即引来了众多点赞,满是对这个小生灵的怜爱与关怀。时至今日,这张照片和这首诗,仍让我难以忘怀。有时外出宣讲,我总会拿出这在PPT上晒一晒,让学员们看看我们家乡的美景奇物。

实际上,来我们小区的“不速之客”还有许多,譬如杜鹃、红旋雀、蓝旋雀、山喜鹊、啄木鸟……只是大家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不再把它们当作贵客待罢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多希望这些小动物都能成为我们美丽家园的常客啊!

文艺周刊

第三〇八一期